

刘儒
侯谨
著

我们那代大学生

那个年代 那些记忆



WOMEN NADAI
DAXUESHENG

014039071

1247.53
873



我们那代大学生

刘儒侯谨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7247.53

873



北航

C1726937

1708303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那代大学生 / 刘儒, 侯谨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4.2
ISBN 978-7-5008-5713-6

I. ①我… II. ①刘… ②侯…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17979号

我们那代大学生

出 版 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吴 迪
责任校对 张圣南
责任印制 栾征宇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39 (营销出版部)
(010) 82075934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营销出版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001 / 第 一 章	塔尖聚会
011 / 第 二 章	最高学旨
020 / 第 三 章	哲学辩论
028 / 第 四 章	走出课堂
038 / 第 五 章	教改基地
046 / 第 六 章	反修防修
054 / 第 七 章	下乡实践
063 / 第 八 章	“长征”之旅
072 / 第 九 章	终身大事
081 / 第 十 章	塞外沙城
090 / 第十一章	青春鏖战
098 / 第十二章	生命祭奠
106 / 第十三章	爱的结晶
115 / 第十四章	心灵伤害
123 / 第十五章	幸福小窝
132 / 第十六章	蹲点所得

142 / 第 十 七 章	小女爱平
151 / 第 十 八 章	谁之流毒
159 / 第 十 九 章	案发信号
168 / 第 二 十 章	惊天动地
176 / 第二十一章	价值曙光
182 / 第二十二章	领导岗位
192 / 第二十三章	管官的官
201 / 第二十四章	唯才是举
210 / 第二十五章	抚昔论今
219 / 第二十六章	人才研究
227 / 第二十七章	无私无畏
235 / 第二十八章	唱响主调
244 / 第二十九章	唯一标准
253 / 第 三 十 章	一线二线
261 / 第三十一章	人大主任

附 录 一 第 六 十 章 人 大 主 任

第一章 塔尖聚会

火车已经进入北京市区，很快就要到北京火车站了，列车的播音室里开始介绍首都北京悠久的人文历史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巨大变化，不少旅客也开始整理自己的行李物品，车厢里随之有了一种活跃、轻松和愉快的气氛。

因中途大雨，冲坏了铁路，我不得不在郑州住了两天，之后改线绕到甘肃、内蒙古，来到了北京，比预计两天的行程整整多了三天。学校报到的最后期限是八月三十日，我乘坐的这趟列车进入北京的时候，已经是九月二日的黄昏了。虽说是因为特殊的原因迟到，学校不会责怪我，但在耽搁的这几天里，我因路途不顺一直焦灼不安。现在，我向往已久的伟大首都，终于就要到了，我情不自禁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心在胸间剧烈地跳动。

播音喇叭里不断传出女播音员清脆、悦耳和自豪的声音。

“我们伟大的首都北京，在经历了百年沧桑之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伟大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趟列车将要到达的北京火车站，就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的十大建筑之一。”

我看见车上的人都在注意听着广播里对首都的介绍和颂扬，大家的脸上都有几分自豪和激动，我自然更是如此。

一九六三年，我们凤翔中学考到北京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何天玺。何天玺是麟游县的人，等于凤翔县考到北京的仅我一个。那天到学校去拿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教导处主任马老师对我们几个考上大学的同学说：“恭喜你们！从小学能够一直上大学去的，没有多少人。到大学，就是到了金字塔的塔尖了。刘儒与何天玺考到了北京，那更是塔尖的塔尖呀。希望你们到大学后，奋发努力，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我是怀着成才报国的壮志，离开陕西老家，踏上赴京求学之路的。

在别人整理行李物品的时候，我没有动手，因为我的行李很简单，只有一个

不大的铺盖卷，里边是一床旧被褥，离家的前一天经反复折叠，捆了又捆，很结实，不过几斤重，下车时一拎便行了。

我站起后，着意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当时我穿的衣裳全是母亲亲手纺织制作的。上身是一件蓝条白布衫，是母亲在我离家前连熬了几个通宵赶制出来的。一般的布衫钉五颗纽扣，母亲给我的这件布衫钉了七颗纽扣，而且每个扣母和扣球都做得相当精致，穿在身上显得雅致了不少。裤子虽是旧裤子，但母亲用染料染了一下，黑蓝黑蓝的，像新的一样。脚上的布底圆口鞋也是母亲赶做的一双新鞋。由于车上很热，我早把布衫的几颗纽扣解开了。这时，我将解开的纽扣一颗颗扣好，抻了抻衣服上的褶纹，特别注意看了看胸前的校徽是否戴得合适。

校徽是学校寄录取通知书时一并寄给我的。离开家，在去往宝鸡火车站的路上，我就把校徽戴上了。后来怕人看了说我显摆，到宝鸡后便摘了下来。直到这趟火车快进北京市区的时候，我才到卫生间里悄悄地把它又戴上了。我想，已到北京了，还是戴上校徽比较好，尤其过了报到的时间，火车站不一定有接待新生的人了，有校徽戴在胸前，出了站问路也会方便一些。

列车在站台上徐徐停了下来。

大家听着播音员代表全体乘务人员对旅客们的热情告别，心情愉快地往车下走去。我跟在后边，通过车窗急切地打量着北京火车站的容貌，只见由五彩琉璃瓦装饰的宫殿式雄伟建筑在夜灯的照耀下，非常之宏大壮观。下车后，我一边往站外走，一边看着站里的每一个地方，觉得哪里都好看。

出了站，我还是在广场上找了找，看有没有政法学院的新生接待站。转了一圈，确定没有，我正要找别人询问去政法学院怎么乘车时，惊喜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姑娘一边瞅着我胸前的校徽一边跑到我跟前问：“请问你是北京政法学院的新生吗？”

我说：“是啊。”

她打量着我，笑笑又问：“你不会就是刘儒吧？”

我很是吃惊，我根本不认识她，她怎么会知道我的姓名呢？我说：“是啊，我就是刘儒。你是？”

她说：“我叫侯玉香，也是政法学院刚入学的新生，咱们是一个班的。咱们五班就差你和李庆录了。李庆录是河北的，家里发了大水，死伤了人，已给学校打电话请假了，暂时来不了。我知道你是陕西的，一定是京广线被水冲坏以后误在了路上。负责在车站接待新生的是法三的同学。他们在这里辛苦了好些天

了，没有来的新生也没有几个了，所以他们今天下午就撤回去了。我特别不放心，估计你肯定没有来过北京，万一晚上什么时候来了，找不到接待站，人生地不熟的，可怎么办呢？因此，我一直在站前等寻着，就是忘了把接待站的旗子要过来，只能每一趟车的乘客出站喊问喊问。亏得你戴的校徽被我看见了，不然我的喊问声你不一定能听得到。”

侯玉香边给我说边看那边的几个新生接待站。她接着说：“好了，你先放下行李在这里歇会儿，我去邮电学院的接待站看看，他们好像还有车，叫他们捎捎咱们。咱们学校跟邮电学院是对门。”她说完，就朝那边跑去了。

我是又惊喜又感激。看着她跑去的背影，心里想，这个同学真好，她为了接我，在车站等了那么长时间，费了那么大的功夫，还要去找车拉我到学校，就是亲姐姐、亲妹妹，也不会对我这样关心呢。

侯玉香很快就跑回来了。她高兴地对我说：“行了行了，他们的车是来拉桌子板凳的，我给司机大叔说了一下，他同意捎咱们到学校。咱们快过去吧。”她说就要帮我拿行李。

我说：“不用不用，没有多沉。真是太感谢你了。”

她见我执意不要她拿行李，笑笑说：“瞧你客气的。行李虽然不沉，可你在路上好些天了，一定很累了。以后我们是同班同学了，不必再说感谢的话，你家离得远，你又没有来过北京，接接你是应该的。”

这时，我注意打量了一下这位我刚认识的第一个大学同学。只见她与我的个子差不多，皮肤特别白，和我比，简直一个是白种人，一个是黑种人。她眼睛很大，充满了朴实、善良、热情和青春的活力。她的头发油黑而浓密，两条短粗的辫子搭在胸前。她上身穿一件白洋布汗衫，下身穿一条蓝洋布裤子，脚上穿的是一双黑面麻底子襻带儿鞋。看得出来，她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家做的。我一边跟她走，一边分析她多半也是农村的。

“请问你家是哪里的？”我问她说。

“我是北京通县的。”她接着又补充说，“通县永乐店农场富各庄大队，跟你一样，也是农村的。”

我说：“怪不得你的普通话说得这么好，原来你是北京的呀。”

她说：“我们生长在北京，从小就这样说话，比你们省了不少事儿，听外来的其他同学讲，他们为了学习普通话，搭了很多工夫呢。你的普通话说得还蛮好的。”

我说：“不行不行，说得南腔北调，就怕来了以后，别人听不懂，笑话我。”

她说：“你说得很好，肯定都能听懂的。南方来的那些同学，有的地方口音太重，听起来就有点儿费劲。特别是他们老乡们在一起说地方话，哇啦哇啦的，我一句都听不懂。”

我们说着话，来到车跟前，谢过司机大叔后上了车。

那是一辆敞篷的小巴车，车上放有桌子板凳，司机大叔怕在行进过程中碰伤我们，已用绳子将桌子板凳捆死到车帮上。他叫我们站在车前边，一定要抓牢。送我们到学校后，还扶我们下了车。

我们告别司机大叔后，侯玉香一边带我往宿舍走，一边说：“我们法一的都住在四号楼，你的宿舍是一楼的一一二房间。跟你同屋的有山东的孙本尧，湖南的唐金波，山西的许洪顺，四川的刘文基，福建的毛玉良和北京的商琨。咱们班三十五个同学，来自全国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真是五湖四海的同学聚到一起了。”

说着话就到了一一二室，里边的同学立刻站起来欢迎我。侯玉香向我一一介绍了以后对我说：“把铺盖先放到那个床上吧，现在只有那个铺位还空着，是你的位置。”

我还没有把铺盖卷放上去，下铺的孙本尧就站起来对我说：“你要不习惯住上铺，我搬上去，你住下铺也行。”

我说：“我习惯，上铺挺好，谢谢你。”我说着把铺盖卷放了上去。

侯玉香说：“都先这么住下吧，住段时间以后，可以相互换换。”她接着又对我说：“你到洗脸室洗把脸，快去吃饭吧。”

我说：“都这么晚了，我不吃了，食堂早就下班了吧。”

侯玉香说：“不吃饭怎么行呢？我去找找大师傅，让他们给你热点饭。”

许洪顺说：“有侯班长，肯定能吃上饭，你洗把脸快跟她去吧。”

我这才知道侯玉香是班长。我跟着她到了餐厅，她果然找来了一个大师傅，给我热了剩菜和馒头，那菜里有很多肉。

侯玉香帮我把饭菜端到一个餐桌上以后，对我说：“你吃吧，吃完以后，在那边的水池把碗洗干净，放到碗橱里。记好了，以后吃饭，你就拿这两个碗。”

我异常感激地连说谢谢。

她说：“你怎么又客气起来了？我不过做了我应该做的一点点事儿，总说感谢，不是见外吗？行了，你快趁热吃，我先走了，有事随时找我。我住在四楼四

零六房间。”

我看着她离去以后，饱餐了一顿。

吃完饭，回到宿舍，我和同室的同学们进行了亲切热烈的交谈。大家虽然刚刚认识，但像早就熟悉了一样，相互没有顾忌，没有保留，有什么说什么，想到什么问什么，人人活力四射，个个谈锋刚健。

山西籍的许洪顺，高高的个儿，穿一身粗布衣服，八字形眉毛，眯缝缝眼睛，说话直率，而且不乏幽默。他听了我在路上耽搁的情况以后说：“你老兄为什么要走那么晚呢？难道上大学不是你梦寐以求的吗？考上了，还不快来看看大学是什么样儿，黏在家里干什么？你不会是结了婚，恋着老婆吧？”

惹起大家一阵哄笑后，他接着说：“我告诉你们，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一天都不想在家里多待。不是不爱农村不爱家了，是太向往大学了。多少年来，我几乎夜夜都做考大学的梦，有时梦见考上了，高兴得笑着醒来；有时梦见没有考上，难过得哭着醒来。参加完高考，我觉得自己考得不好，以为完蛋了。可没有想到，竟然考上了，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会儿，我反复地看，还以为是做梦呢。当确定不是梦的时候，我那个高兴啊！高兴得流了好多好多眼泪！你们知道吗？”

许洪顺说到这里，好像又回到了当时，情绪激动，泪水欲出，看着我们几个又说：“我说的全是实话，不是夸张。考上大学多不容易啊，能不高兴吗？和我一起上学的同学，绝大部分小学都没有上完，一起上中学的寥寥无几，考上大学的就我一个。我想你们也是吧？你们拿到录取通知书以后是什么感受？难道没有像我这样高兴吗？”

大家全点头说：“高兴，高兴，怎么会不高兴呢！”

山东大个子孙本尧，一直站着说话，好像只有站着才能抒发他内心的喜悦似的。他说：“考上大学，不但我非常高兴，全家非常高兴，还有我们孙老家村、孙老家大队、孙老家公社全都非常高兴。因为我是我们村、我们大队、我们公社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大学生。来的时候，大队书记和好多人还给我送行了呢。”

我说：“我是我们刘家家族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族里的人听说我考上了大学，要到北京来上学，都非常高兴，说我给刘家争了光。村里的人见到我，全竖起大拇指祝贺我，弄得我挺不好意思的。”

许洪顺看看湖南的唐金波和四川的刘文基，问他们说：“你们南方自古念书的人多，不会像我们北方那样看重考上个大学吧？”

唐金波戴副近视眼镜，颇有些学究之气。他不紧不慢地说：“怎么不会呢，

从前南方念书的人再多，那都是富家子弟，像我们这样贫穷家庭的子弟，能登上大学的殿堂，过去是没有的。我不知刘文基那里是怎样的情况，我们那个村，也是第一次出大学生，大家都稀罕得很，高兴得很哪！”

小个子刘文基，普通话没有唐金波说得好，他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我和你们啥子都一样的。我是深山沟沟里的，他们都说我是深山沟沟里飞出来的金凤凰呢。全都高兴自豪得不得了呢。”

来自北京的商琨，皮肤白净，眼睛肿泡泡的。他父亲在铁道部当干部，他穿得比我们几个都好。他听了我们说的情况以后，有些失落地说：“瞧你们多荣幸，多开心，都成了当地的名人了。和你们相比，我可是差得太远了，考上大学，除了家里人还算高兴，在外边是无人问津的。”

许洪顺说：“商琨，你可不要觉得失落呀，我们哪能跟你比呢？你住在北京，整天吃的是大米白面，过的是多幸福的生活。知道我们吃的是啥吗？我们是吃糠咽菜，勒紧裤腰带考到大学来的。北京能上大学的比我们下边不知多了多少倍呢。我们考个大学之所以被当地的人看得那样稀罕，说明我们那些地方比北京差得远着哩。你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哦。”

商琨立刻解释说：“是不是，我怎么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呢？我知道我在北京沾了不少光，沾了全国人民的光。我更知道，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现在的一切。我父亲是早年就参加了革命的，我绝不吃父亲的老本，决心好好学习，用自己学得的本领，建设新中国，同你们一起改变广大农村的落后面貌。”

来自福建的毛玉良，是同室同学中个子最高的，也是全班同学中个子最高的。而且他的身材很匀称，端端正正，十分挺拔，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标准的帅哥一个。当我们的话题聊到各自家庭的时候，他忽然垂下头，落泪了。这让我们深感意外，忙问他是怎么了？

原来，他是孤儿，是烈士的后代。他父母都为革命牺牲了；他是在保育院长大的。得知这个情况后，我们很难过，围在一起安慰他。我们说，你父母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是光荣的，新中国和全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我们大家都是你的亲人，我们的家就是你的家。你要化悲痛为力量，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将来为你父母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增光添彩，让他们的在天之灵感到欣慰。

毛玉良被我们说得情绪渐渐好转了，又跟我们聊起了其他话题。

后来，不断有其他寝室的同学来看我。其中待得时间长一点的是李明善和吴家友。

李明善是河北南宫人。他模样很像个农民，身板粗壮，国字脸上有些麻子，穿着大裤裆的裤子，一进门就直冲到我跟前，握住我的手，欢迎我的到来，又询问我路上的情况，在我回答完他的问题以后，他才放开了我的手。

许洪顺在他坐下来后，告诉我，他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

吴家友是湖北人，中等个子，圆脸，寸发，显得很精干。他跟我见面后，先作自我介绍，说到最后，还是许洪顺补足一句说，他是咱们班的班长。我听说他是班长，禁不住小声问许洪顺：“你不是说侯玉香是班长吗？”

许洪顺告诉我说：“吴家友是班长，侯玉香是副班长。”

原来如此。

这时我想到的一个问题是，看来到了北京，我得好好向班上的同学学习了，在老家，初中和高中我都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还兼任团委副书记，帮助老师做团的工作。到了这里，班长、副班长和团支部书记的职务都未能考虑到我，说明考到这里来的同学素质有多么高，尤其想到侯玉香，我更是自愧差距太大了。

因为还没有正式上课，学校对就寝的时间没有约束，那天晚上各个宿舍都在长时间地聊天。我们一二室，一直聊到了夜里十二点多钟。在大家熄灯躺下来以后，我上完厕所，又悄悄溜到了校园。我急切地想仔细看一看北京政法学院究竟是什么样儿。

学院占地不大，十分紧凑，西边是大操场，东边紧挨着操场的是学生宿舍区，有四座红砖大楼。从宿舍区往东走，过了马路，是学生大食堂和教职工小食堂。食堂的南边，是综合办公大楼。综合大楼的东边，是大礼堂、印刷厂、花房。再往东，是附中宿舍大楼。以上是生活工作区，教学区在生活工作区的南边。坐西朝东的工字型教学大楼，当时算是宏伟的建筑，装饰得相当精美而考究。正面的大门后是一个漂亮的池塘。池塘中心有假山和凉亭，周围的荷花开得正艳。整个校园里，绿树成荫，花团锦簇。

我是出了宿舍楼往东转着看过去的。在教学楼前面，我特别注意看了挂在那里的校牌。校牌上的字跟校徽上的字一样，我知道那是毛主席的笔迹。后来得知，此校牌是时任院长钱端升请毛主席题写的。一九五七年钱院长被打成了“右派”，后来入学的学生就不曾见到过他了。

第二天上午，政法系一年级办公室在教学楼一个大教室里召开了全年级大会，十二个班四百多人都参加了。年级办主任陈文渊，工作人员严景耀、魏平雄，以及辅导员陈煜兰、郭秀金、崔润辉等和同学们见了面。陈文渊老师介绍了

学校的概况和年级办的工作任务。

步入中年的陈文渊，体形较胖，头上有白发，大方脸上有几分严肃，也有几分慈祥。他讲道：“简单地讲，我们年级办的任务，就是负责管好同学们的思想、学习和生活。希望大家按照学校的统一安排进行学习，严格遵守各种规章制度。有什么问题、意见和要求，随时跟我们反映，我们也会经常深入下去了解情况。明天学校要举行新生入学典礼，对大家的具体希望和要求，院领导要在会上讲，典礼大会一开，就算正式开学了。为了使同学们之间能有更多了解的机会，除了今天上午这个会议以外，下午要举行一个联欢会。因为是即兴的，随意一些，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比较好。在班里进行联欢的同时，各班可以选些好的节目，到别的班去演出，这也算是班与班之间的一个交流。”

下午，各班的联欢活动，便在各自的小教室里展开了。

我们班的联欢，一开始大家还有点不好意思，但毕竟都是年轻人，又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怎能在这样的场合甘于落后呢？所以，在江平等老师们的鼓动下，很快就掀起了高潮。

首先是张忠堂站了起来。这个生在吉林、从北京人大附中毕业的小个子同学，虽身板有些单薄，但浓眉大眼，显得既精神又镇定。他站起以后说：“我先来个抛砖引玉，给大家伙吹吹小号吧。”他说完就拿出小号吹了起来，吹得节奏明快，悠扬动听，教室里立刻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来自北京的刘效柳，对张忠堂知根知底。她在张忠堂吹完一曲后说：“张忠堂是人大附中乐队的，欢迎他再来一个好不好？”

“好！”大家再次热烈鼓掌。

张忠堂也了解刘效柳的底细，他说：“我再吹几曲都可以。刘效柳是中学舞蹈队的，我来吹，让她给大家跳舞好不好？”

“好！”大家又热烈鼓掌。

刘效柳毫不怯场，立刻随着张忠堂的号声跳了起来。她那纤细柔软的身段，随着号子的节奏优雅地舞动着。

张忠堂的号声不停，刘效柳舞姿不收。他们合作了一曲又一曲，很快把联欢会推向了一个高潮。

在北京的同学把联欢会推向高潮的时候，来自南方的几个同学有点坐不住了。他们小声商量后，在张忠堂和刘效柳的表演刚一结束，就主动站了起来。唐金波说：“我和杨桂林给大家表演个节目。我们的水平有限，无法和北京来的同

学相比，只是凑个热闹，现丑了。”

他们表演的节目是口琴伴唱，唐金波吹口琴，杨桂林唱歌。唱的第一支歌是《阿诗玛》，第二支歌是《康定情歌》。他们在大家热烈掌声和叫好声中一连唱了好几首歌，把活动又推上了一个新高潮，为南方来的同学大长了脸面。

来自河南的张茂升和山西的许洪顺不甘落后。张茂升唱了几支歌。许洪顺唱了一段山西梆子。他们的演唱也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这时，商琨说：“阿木兰是蒙古族姑娘。蒙古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欢迎阿木兰给大家跳个蒙古族舞蹈好不好？”

“好！”大家热烈鼓掌响应。

阿木兰是革命家的后代，生在延安，在北京上学。其父孔飞，是开国少将，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其母云清，是妇女干部的杰出代表，曾任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厅长。阿木兰还是乌兰夫同志的外孙女。这个具有蒙古族姑娘美丽姿质的阿木兰，个儿高，皮肤很白，头发略显金黄色，大大的眼睛里闪烁着温柔和豪放之气，加上她丰满的身材，使她在女生中显得格格外出众。

听了商琨的提议，阿木兰没有推辞扭捏，站起来便跳起了蒙古族的抖肩舞。这个不大的场地，似乎就是广袤的草原，她跳得十分投入，十分忘我。她那抖动的双肩迷人极了，两只胳膊随着抖动的肩膀，像两条长蛇一样蜿蜒而动。大家齐声叫好，掌声雷动。

阿木兰收住舞姿后，没有给大家再来一个的机会。因为她收势后，马上说：“商琨，你的提议我响应了，现在该你出节目了，大家欢迎商琨表演节目好不好？”

“好！”

商琨是有备而来。他唱了京剧《铡美案》中包公的一段。唱完后，也学着阿木兰的办法，收住腔就说：“大家有没有发现，大上海的人一个节目还没有出呢，是咱们班没有上海人吗？要有就站出来好不好？”

班里就唐伯勋一个是上海人。他不得不站起来说：“我的节目是给大家说段上海话，大家听听我说的是什么。”他随即说了起来，一会儿是男声，一会儿是女声，说了半天都没有听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于是，唐伯勋告诉大家说，那是一男一女在谈对象。他把内容翻成普通话说出来以后，惹得大家捧腹大笑。有人就说，你们上海人要这样在外边谈恋爱，会绝对保密的。

我知道自己也得出节目，想不出该表演个什么，心里很紧张。

江平老师好像看出了我紧张的心情，对我说：“刘儒，你不是陕西的吗？唱段秦腔就是很好的节目嘛。”

大家立即把目标对准了我。我于是唱了《白蛇传》中许仙的一段，因为是用方言唱的，大家都说没有听清唱的是什么，只有一句词听明白了，那就是——“好夫妻哪有隔夜之仇？”

在大家几乎都出了节目的情况下，只有班长和副班长还没有出节目，于是大家都喊着叫他们出节目。吴家友说他五音不全，实在拿不出节目。侯玉香站起来就说：“我给大家唱支歌吧，算都代表了。”她唱的是《洗衣歌》，一放嗓子就把大家伙震住了。因为她的音域宽广，声调嘹亮，韵味甜美而绵长，非常打动人心。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她一连唱了五支歌，把联欢会又一次推向了高潮。

就凭侯玉香那天亮出的歌喉，几天后，她便成了院合唱队的成员。

联欢活动高潮迭起，同学们的兴致越来越高。加上其他班不断送来节目，活动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多钟才结束。

第二章 最高学旨

新生开学典礼在学院礼堂隆重举行。

台上除了悬挂着横幅外，左右两旁的一副大字对联特别引人注目。左边是：步入最高法学学府。右边是：走出最佳司法卫士。

四百多名同学鸦雀无声地坐在台下，注意看着台上，等待典礼的开始。

九点整，随着铃声响起，院领导从台后走到了台前。同学们还不认识他们，只是猜想着第一个走上来的一定是院长刘镜西。这时，有人带头鼓掌，于是礼堂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主持会议的是个四十多岁的院领导，后来知道他叫赵继贤，是院党委成员，负责宣传思想工作。他用沙哑的嗓音介绍了台上的院领导。大家猜得不错，第一个走上来的就是院长刘镜西。另外还有副院长刘进宝、朱寄云和副书记郭迪等。

刘镜西院长发表了主旨讲话。他说，北京政法学院政法系的学生，是按照绝密专业录取的，政法学院是党校性质的高等学府，学院教学的主旨，是培养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和政法干部。

同学们听得都很激动，觉得能上这样的大学太荣幸了。

我高考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第二志愿是北京政法学院。没有被北大录取，我曾感到很失落。现在听说这里是党校性质的高等学府，培养的是国家级的法律人才和政法干部，一下觉得来这里并不比去北大差了。

刘院长在上边讲着，我在下边一字不落地注意听着。一边听，一边想象着自己将来毕业以后，服务于国家的司法部门，保护国家和人民的长治久安，心里充满了自豪感。

我在想，我们家世代没有读书的人，祖辈们在旧社会受尽了欺凌，吃尽了苦头。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穷人求解放，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起新中国，我哪里还能有读书的机会，哪里还能到这样重要的大学来深造呢？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绝

不能辜负党的恩情和信任，一定得好好地学习，一定要成为党所期望的人。

会议进行了约两个小时。结束前，赵继贤布置说，从今天典礼大会开始的人学教育要搞三天，剩下的时间由年级办公室负责组织安排讨论。要求是，一定要把刘院长的讲话精神领会好，吃透了，具体落实到今后的学习中。

当天下午，年级办公室又召开了全年级大会。陈文渊主任在会上进一步阐发刘院长的讲话说，要把自己培养成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和政法干部，最关键、最重要的是要首先解决好忠于党的问题。因为党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忠于党实际就包含着忠于人民。他说，忠于党，不是知识问题，是思想问题、信念问题。同学们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算真正地入了学，才能实现我们最高的教学宗旨。

年级的会议散会后，各班的团支部书记和班长被留了下来。他们接受了年级老师小范围的训练，随即回到班里组织同学们开展讨论。

我们班三十五个同学都是团员，被分成了四个团小组。这些团小组成了后来各种活动的基层单位，既是讨论小组，也是学习小组，更是思想政治工作小组。我们一二室七个人，加上侯玉香和刘树辉两个女生，是第二团小组，我被指定为这个团小组的小组长。

依照学院和年级的安排，开始了分组讨论。

对于我们这些一九五一年以后上学的人来说，从小接受党的教育，所以我们对刘院长的讲话，不但不感到陌生，而且都是从心里接受的。所不同的是，这是在大学里，是在这样一个最高法学学府的开学典礼上，不但由院长郑重地讲了出来，还要组织进行两天多时间的讨论，这让我们不能不感到它非同一般的重要性。

当我们九个人在一二室坐下来时，都显得很严肃，不像刚入学见面时那样气氛活跃。

我宣布讨论开始后，出现了冷场。不是这些同学不愿积极发言，甘于落后。恰恰相反，他们都是胸怀大志，要求上进的青年学子，甘于落后不是他们的性格。昨天联欢时的踊跃表现，就是例证。出现冷场的原因，是大家把这次讨论看得太过重要了。

典礼大会上院长的讲话，年级会议上陈主任的阐发，都仍在同学们的耳边回荡。这是我们今后怎么上这个大学的问题，是能否实现党的培养目标的问题，更是关系到我们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同学们都是天之骄子，怎么会不明白其中的道